

上

册



写给 鼯鼠 先生的 情书

吉祥夜
作品 ——



奈何我慧眼玲珑心，再纷乱复杂的案子也能抽丝剥茧看个明白，却独独没办法看清你的心，我的心。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上册]

写给鼯鼠先生的 情书

吉祥夜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 / 吉祥夜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552-6100-1

I. ①写… II. ①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3988号

书 名 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

著 者 吉祥夜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李玮然

特约编辑 孙小淋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100-1

定 价 5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上册] 目 录

Chapter 01		1
Chapter 02		33
Chapter 03		90
Chapter 04		140
Chapter 05		175
Chapter 06		215

[下册] 目 录

Chapter 07 | 237

Chapter 08 | 279

Chapter 09 | 331

Chapter 10 | 366

Chapter 11 | 389

Chapter 12 | 413

番外 | 437

Chapter 01

夜太黑，我看不清方向，可我看得见你在我瞳孔里恒久的影像，所以，我始终坚持信仰。

9月25日，晴转多云转暴雨转龙卷风转暴风雪！

我的心情现在就跟这天气一样！你这该死的鼯鼠！是钻进地里出不来了吗？再不回来，我要嫁人了！

萧伊然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顿猛敲，敲出一段激愤的文字，心中火气未消，心堵脑堵全身上下都堵得要爆炸，再也打不出一个字来。

她拿过桌上那瓶水，咕噜咕噜猛灌，这时电脑跳出一个提醒：四爷回复了你的日志。

萧伊然点开一看，一个贱贱的头像，一个贱贱的人，贱贱地回复了一句：“今天明明晴空万里，哪儿来的龙卷风暴风雪？”

她将水瓶一扔。

我这一肚子火正没处燃烧，你个挨千刀的往刀口上撞是吗？没有龙卷风？没有暴风雪？好！十三姐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龙卷风！什么是暴风

雪！保证让你如痴如醉！欲仙欲死！终生难忘！

萧伊然站在窗边，外面几点零星灯光，蓬蓬勃勃的花木在暮色中混成模糊的暗影，那些晦暗不明的枝蔓更让她心里焦躁不安。

眼前浮现出一张笑得十分欠揍的脸，她一跺脚，拿上车钥匙冲出房门，目不斜视地穿过客厅，行走间带着一股凛然气势，视沙发上坐着的四个人如无物。

“丫头！”她的父亲萧城显站了起来，不满女儿这骄纵的态度。

她头也不回，边走边喊：“你们谁喜欢他，谁就去嫁给他！要我嫁，除非抬我的尸体去……”

尾音未完，人已经消失了，门砰的一声关上。

萧奶奶摸着脑门摇头叹气：“当初说了不让她考警校，不让她考警校，你们偏不听。听听，听听，张嘴闭嘴尸体尸体的，哪里有半点儿姑娘家的样子！”

萧城显和妻子对视一眼，也唯有叹息。

萧老爷子不同意了：“当警察有什么不好？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萧奶奶啐了一口：“姑娘家就该安安静静温温柔柔的，到了年纪好好找个人嫁了，成天舞刀弄枪的，我这脑仁儿都疼。你说，人宁家老四有什么不好？两人你跟着我，我撵着你，跟屁虫似的长大，知根知底，是门上好的亲事，这丫头……唉，真是愁死我了！”

“你那都是什么老封建思想？”萧老爷子很不满意老伴儿的态度。

眼看着老两口儿又要抬杠，萧城显的妻子白一岚叹息着劝阻道：“算了，爸、妈，丫头这心里……也苦啊……”

家里四位长辈的议论萧伊然并没有听到，她一口气驱车而去。

杏林北路，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条路的行道树是银杏，每年秋天打霜的时候，银杏叶黄澄澄一片，很是美丽。

宁时谦的家就在这里。

这条路萧伊然走了不下百次，若哪天阳光甚好工作不忙心情也不错的时候，她确实是能体会到这里静谧的美，无论叶黄还是叶碧。

只是，今儿个她可就没心情欣赏了。

宁时谦的家就在一楼，带个小院子，才住进来不到两年，当初他装修

的时候曾问她这院子怎么拾掇来着。

她说要一条鹅卵石的小路，要一张吊床、一个秋千、一个带顶的小咖啡座，清闲下来就可以在小院里晒太阳、看书，喝杯咖啡、煮煮茶，再来两碟点心，那日子可就赛神仙了。

彼时宁时谦不以为意，琢磨着有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大概也是呼朋唤友来喝酒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最终还是做成了她设想的样子。

她想要的，他从来都给。

清闲的时间很少，但有这么个地方可以瞎混她还是很喜爱的，而且他还在院子旁做了个阳光房，里面布置得和院子的风格一样，即使寒冷的冬天也能享受下午茶的乐趣，她有时候往阳光房里的懒人沙发上一躺，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最初她没有钥匙，总是他领着她来，有一回她情绪化到顶点，直奔他家他却不在家，她爬进小院在露天吊床上吊了一下午受了凉，便引起了他的重视，给了她一把钥匙。

是的，萧伊然喜欢这个地方，安静、自在，她待在小院或者阳光房里的时候，就好像与这个世界隔绝了一般，再没人打扰。即便宁时谦在家，也如同无人一样。

这是她“治疗”的地方。

而她的“病”，他明明知道，却还答应什么订婚！所以，她今天才如此生气。

萧伊然打开门，里面还没开灯，昏暗的空间里，唯有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发着亮光，扑面而来的除了黑暗，还有满屋子令人窒息的烟味。

而那个人，坐在地上，一只手拈着支烟，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酒瓶。对于她的到来，宁时谦看了一眼，露出她熟悉的笑容：“来了？”而后，握着瓶颈继续灌酒。

她按亮了灯，突如其来的亮光让他一时不适应，被猛灌下去的酒呛了一下，咳嗽不止。

萧伊然的怒火在进来闻到烟味的一刻有些微平缓。她生下来就和这个人认识，再了解不过，没遇到事他是不会这样的。

“你怎么了？”她大步走过去问。

他一脸懵懂地看着她：“没事啊！”

“没事喝什么酒？”她一把抢过他的酒瓶。

他喀喀两声，吸了口烟：“这不……庆祝下我们……好事将近吗？”

不提还好，一提这茬萧伊然就怒火中烧，把酒瓶一扔，一脚踹过去：“你还好意思说！”

两人之间熟稔异常，彼此过招也是常有之事，不过大多是她打他躲。系统搞个散打比赛，他一不小心拿了第一，当时便有同事开玩笑说他打遍系统无敌手，有人却提出，宁时谦也堪堪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他打不过，这人便是萧伊然。

这些年她常常这样出其不意地进攻，早让他在她身边时养成随时戒备的习惯，她脚一动，他便灵活地跃开了。

“你还没醉嘛！”萧伊然银牙轻咬，上前和他缠斗起来。

看他俩打架，她二哥萧伊庭曾戏说就是看猫和老鼠的动画片，宁时谦是那只笨猫，她是那只可爱调皮的小老鼠，实力分明悬殊，结果却总是小老鼠把笨猫折腾得很惨，当然，战场也会被折腾得惨不忍睹。

于是，在酒瓶、烟灰缸甚至笔记本电脑都被无辜殃及，惨烈躺倒在地上以后，宁时谦也被萧伊然反手扭住，整个人被压在了她的膝盖之下。

“好好好好，我错了，饶命……”宁时谦连连求饶。

这场拼斗，萧伊然用尽了全力。除了订婚这事带给她的愤怒，这三年来无处释放的情感如火山一般，都在此刻喷发，而他，如岩浆过处的野草，任她焚烧摧残。

这一番发泄，也让她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陷入极度疲乏状态，眼睛里竟然浮起了泪光，颤着声音质问他：“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来？你跟他兄弟是兄弟！是兄弟啊！你就是这么当哥哥的？！”

听见她哽咽的声音，他才慌了，翻身从地上起来，想抱她，却在她的泪光里垂下了手，笨拙地叫着她的名字：“十三……我……对不起……”

她用力抹了下眼睛，将泪水拭去：“你为什么要答应订婚？你说啊！”

宁时谦讪讪的：“那个……不是都说我是垃圾桶吗？专收人不要的……”

“你……宁老四！”

“好好好！”宁时谦举手投降，“我错了……”他眼神游移，最终落在笔记本电脑上，原本暗下去的光在跌在地上时又被震亮，“这……不是江琳……订婚了吗？”

江琳……

萧伊然看了眼笔记本，果然，上面是江琳发来的邮件，订婚宴的现场富丽堂皇，江琳穿着礼服，美艳无比。

他的这个答案，她应该愤怒的，可是现在她没有力气了，站起来指着电脑：“你的江琳你等不到了，可是我的鼯鼠先生还会回来！就在上个月，他还给我写了信！所以，宁时谦，这件事就这么揭过去了，我会跟我爸妈说我不嫁给你，但是以后，也请你站对你的立场！夺兄弟妻这种事不要再提起！否则，宁时谦，我们连兄弟都没法做了！”

这是她从出生以来第一次叫他的全名，说完，她就大步往外走去。

宁时谦看着她高挑的背影，眼中充满悲凉，心里一痛，忍不住道：“十三！你还记得你高中的时候说过要跟我谈恋爱吗？”

她脚步缓下来，含泪的眼睛在灯光下如嵌入珠玉：“那时候……”

那时候正是豆蔻年纪，班里渐渐有了一对一对悄悄来往的小情侣，也不乏男生往她的书桌里塞零食、塞小卡片。可恋爱是什么感觉？没有男生比她和宁时谦更亲密，于是她抱着她的小卡片跑过去找到他，跟他说，咱们也谈个恋爱怎么样？

然后，她便被宁时谦板着脸训斥了一通，什么小小年纪乌七八糟想什么东西！什么再有这样的想法打断她的腿！什么再有男生骚扰她就来告诉他，他帮她揍人去！什么好好念书别瞎想他是她哥！

然后，他把她的小卡片全扔进了垃圾桶，再然后，还真的送她上学，接她放学，盯了她好一阵，直到再没有男生敢往她的抽屉里塞小卡片为止。

后来，她考上警校，在学校遇到比她高一级的学长——秦洛。他是她从未见过的男生类型，高大帅气自不用说，爽朗中的斯文、稳重里的温柔，还有出类拔萃的在校表现，都牢牢地攫住了她的心。

遇到秦洛，萧伊然觉得自己懂了什么叫恋爱。

她记得在她和秦洛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以后，她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宁时谦。

彼时的宁时谦只是沉默地听她说，陪着她笑。她还说他傻笑来着，一时促狭心起，问他可有喜欢的人，他扭扭捏捏半天，憋出几个字：有啊，江琳。

萧伊然笑了，难怪高中的时候他把她一顿训，原来他喜欢江琳啊，不过，他可得加油了，江琳可是众星捧月的公主，喜欢她的男生可以绕城几圈。

不过，他可真是笨啊，喜欢一个人只会默默喜欢，不会去表达，不会去追求，等了那么多年，等到江琳出国，等到江琳订婚。

想到这里，萧伊然也不怪他了，不过是一个傻乎乎的可怜人。

她叹了口气：“那时候，我不懂啊。你别喝酒了，好好睡一觉吧，我走了。”

宁时谦久久凝视着她离去的方向，她没有关门，夜风卷着些许初秋的气息，吹散了房间里的烟味，泛起淡淡的萧瑟。

指间的烟不知何时燃到了尽头，烫疼了他的手指，他才从恍惚中回神，扔掉烟头，捡起地上的碎酒瓶、烟灰缸，还有笔记本电脑。

屏幕仍然停留在江琳订婚的邮件上，邮件接收的时间就在十分钟前。

灯光亮得刺眼，盯着电脑屏幕的宁时谦，眼角滑下一滴泪。

萧伊然开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较之来时，车速慢了许多。

杏林北路行人寥寥，路灯昏暗，沉甸甸的夜色静谧异常，风里树叶沙沙作响，在这样的寂静里显得尤其突兀，撩得人心烦意乱。

她终于在一旁停了车。

她需要一个地方静下心来，宁时谦的小院是最佳场所，可她现在不能去了，至少今晚不能。

萧伊然将手机拿了出来，打开QQ空间。

QQ空间这玩意儿，很多人都不玩了，她还保留着。这里，有她和秦洛分开这三年来的所有。

三年了，你还记得我的样子吗？

三年前，秦洛毕业，回了西南边陲老家，他们便再也没见过面。起初

还给她电话，后来，连电话都没有了，他们所有偶尔的联系都靠这个QQ号，也是从那时起，秦洛将QQ名改成了鼯鼠先生。

在这个QQ里，空间的每一篇日志都是她写给他的信，诉尽她所有的相思。为此，她还删掉了QQ里的其他好友，只留下她的鼯鼠先生和宁时谦。

宁时谦是她从小到大的兄弟，其实她也想过要删了他的，可是宁时谦毕竟是她的发小儿，她从不忌讳在他面前说什么，而且，他跟秦洛也从不认识到渐渐成为惺惺相惜的兄弟，所以，她终究还是留下了宁时谦。

她看着QQ上鼯鼠先生灰色的头像，点进他的空间，最后一篇日志是秦洛上个月写的，她已经看了很多遍，可开头两个字“然然”，还是让她热泪盈眶，记忆里温柔的呼唤久远得已恍若隔世，却又如此深刻清晰。

秦洛一走就是三年，见不着面，没有电话，她不知道这份感情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很多时候，她也害怕，害怕这样的等待最后成空，可是，只要再看到秦洛的只言片语，她又会充满信心，并且深深自责，她不该怀疑这份感情的，毕竟，她跟他是同行，太了解在边境的缉毒警察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她甚至有预感和猜测，他这三年在干什么，所以，信任他，信任这份感情，是她最好的爱他的方式。

她的心情在他的逐字逐句间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手机跳出一个回复提醒。

萧伊然赶紧去看，“鼯鼠先生”四个字跳入她的眼帘，火一般灼烧着她的眼睛，还有他回复的那一行字：“傻丫头，你要嫁给谁呢？”

瞬间，她好不容易平复的心情再度海啸般咆哮起来，含在眼中的泪哗然决堤，握着手机的手指都在发抖。她和他之间有多久没有这样同时在线了啊！

她很想很想听他说说话，颤抖着手回复他：“秦洛，我好想你！我想听你的声音！很想很想！”

然而，鼯鼠先生只是给她发了条消息：“然然，我不方便。”

她理解他的不方便，可是，她真的很想他啊！她哭着回复：“那可以视频吗？让我看看你……”

“然然……”

他只回了她一个称呼，省略号里尽是无奈。

她懂了，哭泣的表情发了一屏幕。

他说：“然然，我爱你。”

于是，所有的委屈和思念的疼痛都在这五个字里融化了。

萧伊然和秦洛用手机聊了半个小时，秦洛说，他必须下线了。

她已经很满足了，半个小时呢，这在秦洛离开后的三年里是聊得最久的一次了，她叮嘱他万事小心，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的头像灰了下去。

而后，萧伊然发动、起步、回家，像一株蔫下去的小树又重获雨露阳光的滋润，生机勃勃地继续这日复一日的相思。

从杏林北路回萧家会经过一条小胡同，晚上胡同口会有人出摊，卖些小吃什么的，其中有个馄饨摊的鸡汤馄饨特别好吃。

经营馄饨摊的是一位老大爷，姓葛，六十左右的年纪，很健壮，一个人推着馄饨车，满是力气。人也实在，每次萧伊然和宁时谦加班完了去吃馄饨总给他们满满的两碗，久火熬得浓浓的鸡汤，撒上点儿香菜，她每回都能吃得连汤汁儿都不剩。

萧伊然这时才感觉饿了，想起来晚饭还没吃，光顾着生气了。

于是她停了车，想去买碗馄饨，结果发现葛大爷没有出摊。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想吃什么的时候没吃着就分外惦念。为了填饱肚子，她在葛大爷常摆摊的旁边摊上买了碗酸辣粉，顺便问起摊主葛大爷今天怎么没来卖馄饨。

“葛老头啊！已经好几天没来了！我想想，22号那天起就没来呢！”卖酸辣粉的老板娘是个能唠嗑的，话头一起，就噼里啪啦说开了，从葛大爷一直说到这生意难做，乃至她自己家的子女那本难念的经，最后又回到葛大爷身上，“对了，他说的，22号是他孙女生日，就不出摊了，后来就一直没来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病了。别看葛老头健朗，老人家的身体是说倒就倒的，这人年纪大了，最怕三病两痛的，孩子孝顺还好，孩子不孝顺啊……唉……”

萧伊然吃着酸辣粉忽然想起了家里的爷爷奶奶，心里有点儿难受。

萧家家族庞大，她爸兄弟姐妹十来人，都生的儿子，家里从爷爷奶奶到各位叔叔伯伯再到哥哥们盼女孩儿快盼出病来了，终于到她爸这里生了

一个她。

毫无疑问，她成了整个家族的宝贝，自小就被爷爷奶奶亲自带在身边，千宠万宠的，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大概也是过于骄纵了，她有时候还会对爷爷奶奶大呼小叫，比如今天，就为了宁时谦的事还跟他们顶嘴了。

她有些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开车绕了很远的路，买了爷爷奶奶喜欢的老字号糕点。

萧伊然回到家里时，已经十点了。

老人家精力不如年轻人，往常这个时候他们早就睡了，此刻却还歪在沙发上，看得出是在等她，爸爸妈妈也在等。

一看见她出现，萧奶奶就拍着胸脯呼出一口气，张口就喊：“宝贝丫头，你可回来了。”

萧城显也是担心的，却不免摆起了父亲的威严：“你像什么话？赌气就往外冲，还对爷爷奶奶发脾气，越长大越不懂事了是吗？越来越任性！”

萧城显这才刚开始训斥呢，萧白羽老爷子就不高兴了：“她小孩子家的，不对家里人使性子对谁使性子？你骂她干什么？难不成你还指望别人来宠着她，由着她任性？”

“有啊！”白一岚看着女儿，叹息，“然然，爸爸妈妈是过来人，看过的事比你多，如果说这世上还有谁能像家里人一样宠着你纵着你，这个人也只有时谦了！然然，你好好想想，错过了时谦你会后悔一辈子！”

白一岚一提这个话题，算是说到萧奶奶心坎上了，马上接道：“丫头啊！你妈说得真是没错，你看看你吧，现在忙得常常不见人影，过年过节任务来了说走就要走，这种工作性质，一般的男人哪里受得了？人家娶妻娶贤，要娶个贤妻良母！更何况，自从你开始养狗，浑身都带着狗的味道，哎哟，别人家姑娘都喷香水香喷喷的，也只有时谦不嫌弃你，天天跟你混一块儿……”

“扑哧！”萧伊然被他们轮番轰炸，终于被奶奶逗笑了，扑上去抱着奶奶撒娇，“奶奶，您放心，您的孙女继承了您的一切优良基因，漂亮温柔又可爱，怎么会被人嫌弃呢？我啊，是在等，等一个像爷爷这么好的人

来娶我！”

“小丫头片子，就会耍贫嘴！”萧奶奶嘴上斥责，心里却乐开了花，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连萧城显都被逗得嘴角一弯，又给忍住了。

萧奶奶不放弃，摸着萧伊然的手有几分苦口婆心的意味：“我看宁家小四就很不错啊……”

“奶奶！”萧伊然在萧奶奶怀里扭了扭，“你们就别为难他了，要他娶我，就跟娶他弟弟似的，多难受啊！”

“胡说八道！一个女孩子怎么说话呢？”白一岚对这样的女儿也是颇为头疼，“这桩婚事，是他们宁家自己提出来的，小四不愿意能来跟我们商量？”

“那他也是被他家里人给逼的！”萧伊然挥挥手，“就跟你们现在逼我一样！哎哟，你们不知道啊，宁家几个伯伯伯母有多着急他的婚事！毕竟他都一把年纪了！我跟他这么好的关系，他们自然就想到我了，如果我……”

她本来想说“如果我不是有了要等的人，嫁给他也无所谓，就当为兄弟两肋插刀排忧解难了”，可是，心里有了人，婚姻这东西，就不能当人情了。

“奶奶！爷爷！我给你们买了糕点，很晚了，你们等我那么久等累了吧，早点儿睡觉吧。放心，孙女一定能风风光光把自己嫁出去的！”

这样一个混乱的夜晚终于在她的撒娇耍赖中过去了，累了一天的她头挨到枕头就睡着了，梦里含笑。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开心的一天，再多的情绪，有秦洛那句“我爱你”，便足以温暖她的夜。

第二天早上四点萧伊然就醒了，五点准时到达警犬大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两年前进入刑侦支队，一个月后被分到警犬大队，她就和一只德国牧羊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给德国牧羊犬起名叫贝贝。

同事们都笑她，这个名字起得一点儿也不霸气，可她就是喜欢。它是她的宝贝。

萧伊然刚来的时候，它才半岁。她每天五点就来给它清理干净，喂它吃饭，给它早训，一直到晚上晚训结束，一天中大多数时间是和它度过的。

两年来，它是她的工作伙伴，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亲人。它开心的时候，和她一起撒欢儿；它不开心的时候，她宝贝似的安抚它；它生病了，她像照顾小婴儿似的照顾它。

奶奶本来就对她当警察一肚子意见，得知她不好好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成日去和一只狗打滚更加不开心。如果她告诉奶奶，这两年她那漂漂亮亮弹钢琴跳舞长大的孙女时不时把狗狗的粪便扒拉开来观察，只怕要晕过去。犹记得，她最初训练贝贝钻火圈的时候，它不肯钻，她便抱着它一起钻过去，这事同事给拍了张照片发给她，她觉得挺有意义，就设为手机屏保了，结果被奶奶看到，当即就闹着要她去辞职……

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在家里说丁点儿基地的事，甚至夏天连胳膊都不太敢露，因为胳膊上好几处训练时不小心被贝贝弄伤的痕迹，狂犬疫苗也是偷偷去打的。

就是在这样的朝夕相处里，她和贝贝之间那种毫不保留的绝对信任和亲密，是别人不能体会的。

这日一大早，她和其他十一名同事打开狗舍，里面顿时一片沸腾，都在热情地跟它们的训犬员问好！

而她的贝贝直接冲了出来，直往她身上扑。她叫着它的名字，开心地抚摸着它，这些小家伙，都恋主得不行。

可是，它们又乖得不行。她和同事们一声令下，狗狗们马上安静下来，炯炯有神地望着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指令。

萧伊然笑了，带着贝贝跟上队长老赖的步伐。

早训结束以后，萧伊然和几个同事接到命令，立即带警犬出发，跟刑侦的同事们会合，一起追捕持枪犯罪嫌疑人。

宁时谦是看着警犬大队的人下车的。

萧伊然最后一个出来，身材高挑，牵着贝贝，走在队伍里，挺拔秀丽，如俊挺的小白杨。

他不由得想起她曾来借他的警衬穿的日子。她个子高，他的衬衫穿在她身上倒也不显得特别不合身，只是颇为宽大，但被她往皮带里一收，同样的衬衫，生生就被她穿出几分窈窕的意味来。

今天，他知道她必然要来。

“宁队，看什么呢？看傻了？都等着你部署，准备出发呢！”刑侦支队同事魏未过来顺着他的目光望了一下，一眼看到了萧伊然，恍然，“原来是准嫂子啊！”

宁时谦皱起眉，一把将他的头推开：“去去去！瞎说什么呢！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还胡说八道！”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队里居然一个个都知道他要订婚了，这事提上日程也不过几天，谁泄露出去的？

魏未嘻嘻一笑：“队长，你老脸都红了！”

“开会！”宁时谦绷着脸，下了楼。在楼梯口，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红了？

走到会议室门口，宁时谦正好遇上警犬大队的也进去，一眼就看到最后的萧伊然，太阳穴隐隐作痛，脑袋一蒙，转身就往回走。

“老四！”

他刚转过身，就听见一声娇斥。

“啊？”他只好转回来，呵呵呵地笑，“来了啊……”

“我说你慌慌张张跑什么？鬼撵你啊！”萧伊然心里是坦坦荡荡的，虽然订婚这事有点儿荒谬，但正因为荒谬，她觉得说清楚就没啥了，毕竟她有秦洛，宁时谦也有心心念念的人，两人该是怎样还是怎样。

“我……我不是上洗手间吗？”

魏未从后面跟上来，咦了一声：“队长，你不是才从洗手间出来吗？”

宁时谦眼一瞪，“开会，都进去吧，抓紧时间。”

萧伊然盯着他看了看：“你没事吧？昨晚后来还好吧？”他这样子，眼眶发黑，面色憔悴，明显没休息好的样子。

“我没事！”宁时谦扔下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会议室。

萧伊然古怪地看着他的背影，想到昨晚的事心中释然了。算了，一个失恋的男人，一个订婚又被拒的男人，不和他一般计较。